

戰國策

冊二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

秦始皇也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

臣聞王兵勝而不驕

驕慢

伯主約而不忿

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

忿怨

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

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

德大本不驕逸故能服鄰國

今王廣德

曾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

而輕失齊驕也

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

恤顧驕忿非

伯主之業也

事業

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

先王聖王

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

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

逼晉陽卒爲三家笑

智伯瑤子也

殘滅也范范吉

二子之後以苛爲察以尅下爲功於晉六卿中薄德

前襄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

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

韓魏爲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

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

於宋遂與句

劉作爲勾踐禽死於干隧

踐禽死於干隧

一作隊差伐越勝之吳王夫

踐

奔走

樓於會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干隧邑名

梁

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

孟津

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

孟

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

也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難也今王破

宜陽殘三川

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也及而使天

下之士不敢言

言

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

雍有也

西

周也杆宜陽界而東

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謂諸侯也諸侯懼怖畏秦不敢交會

取黃棘而韓楚

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

足六

尾後也言王爲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之有滅亡也則臣恐諸侯

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吳智伯也事滅亡

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

者已行九十里適為行百里之半耳難故曰末路之難也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

之心心驕約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

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

援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齊宋在繩

墨之外以為權權援助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

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

弱韓弱而楚失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

而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若隨此計而行之

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

戰國策 七 二 中華書局聚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辨中期秦士也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

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

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

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

君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

也若其遇桀紂則必

秦王因不罪

比言桀殺逢蒙紂殺

秦王耻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

皆公

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

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

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

也不為太后不善者不為

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

楚在東周

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

洛陽成

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

使辛戎為

也周相

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

公相必矣

見公孫消也言必

樓爵

爵續爵則國失勢注爵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

法令於事不合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秦質於秦也紛彊欲敗

之紛強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也敗秦而

利魏魏必負之負昔也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

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止

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昭

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王

曰爲期期曾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

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

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

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

必徑東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

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歸而謂父曾本曰

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利曰百倍立

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曰今力田疾作不

得煖衣餘食饒餘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願往

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廐城趙廐城故往說之曰

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之侯子秦太子也異人

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

不可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

有秦國治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

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

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君之門下

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君之府藏珍

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

言昭王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

事即位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

治國事累卵至危也朝

生太董也朝榮夕落真為短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

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

持之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

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明也王一日

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

人賢材也子名異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

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

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

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

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為己子使秦

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

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

自為德講講誠曾本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

大陰也謂死亡也

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固趙乃遣之異

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

盛楚服

王后悅其狀兒狀高其知

大高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

夫入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爲己子

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

誦經

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

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

曉習

王罷之乃留止

止作

曾請間曰

間須也陛下嘗軼車於趙矣

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軼車止仕也不欲言其

質故住車故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

皆西面而望大王

面

無一介之使以存之

存勞

臣恐

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

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

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

縣

官

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

太子燕傷王子丹也

文信侯因請張唐相

燕

曾作往燕相燕

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張唐辭曰

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

而不快

快少庶子

甘羅

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

曰君侯何不

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

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張卿即唐

甘羅曰臣行之

一本臣下有請字

文信君叱去曰

曾作曰去劉作去曰去

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

託作大項橐司馬貞音

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

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

奚何叱阿甘羅

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

武安君秦將白起

唐曰武安

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

言衆多不可數

也知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

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權

也重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

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

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解於鄆陽賜死於杜郵也

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

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唐曰請因孺子而行

請聽也言行一作因之燕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

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

趙報口也往爲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

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

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

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

異故怪異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

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二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守相假也秦下

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

爲尙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爲

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

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

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

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

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

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秦受地而郅

郅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

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掾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

相親從一上有則字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有

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

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

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

刀筆一本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

王悉趙兵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王一本趙下有

馬爲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

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

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

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

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

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爲將可期而亡趙王

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邪曲其交甚親其爲人

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

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人代武安君爲將也武安君至

使韓倉數之讓數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也將軍爲

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縊病鈎身

大臂短不能及地縊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

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續接上若不信縊請以出示出

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捫捫曾攔纏之以布願公入

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不言

敢明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人

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

劉一作過

趣甚疾出

諷門也右舉劍將自誅

誅一作殺

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

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亡過半年秦將王翦

破趙為郡也

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嗟

劉無茲乎司

空馬又以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

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

四國燕趙吳楚也無此篇後引史記注

史記別見秦王

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

屈客

而百姓靡於外

盡靡

為之奈何羣臣莫

對姚

姚劉曾本皆作桃

賈對曰

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

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

絕斷

乃資車百乘

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

舞劉本

以其劍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

劉一作封

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

子知一作短韓非著刑名之書十餘

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知一作短終死於譖

姚賈韓非短之

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

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

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

於梁臣於趙而逐

嘗盜竊於大梁爲趙臣而見逐者

取世監門子死

子繼曰世言世

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

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

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

劉作有之

王曰有何面目復

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

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

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尙焉之使賈不忠於君

四國之王尙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

殺關龍逢

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至身死國亡天下失今

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

逐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朝

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子良之逐臣子良不

也逐棘津之讎不庸賣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文王用之

而王王有天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字無也為市賣僧

鄙人其鄙人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

故曰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

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

朝西戎百里奚虞臣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號

殺用而秦霸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

此之謂也秦霸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

詬辱天下天會作於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使

醜耻天下天會作於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使